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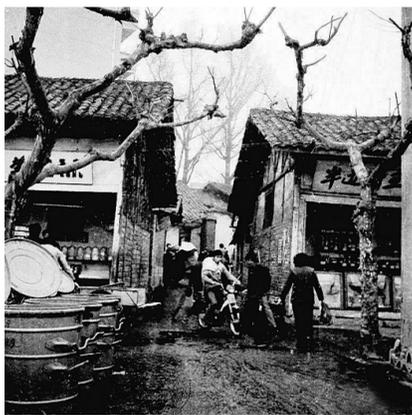
半边街往事

半边街人文

抗战时,半边街57号住过武大教授、文学院陈源和他的夫人、“珞珈三女杰”之一的凌叔华。街西有水井冲巷,刘元昉是巷子里的名人,1926年接办了凤翔丝厂。他购置的水井冲上下两院,人称刘公馆。武大西迁乐山,先后有朱光潜、叶圣陶、刘之椿等到他家寄居,刘家因此名重一时。现在,水井冲刘公馆还剩下残墙,一棵大银杏树至今枝繁叶茂,保留了些许旧时信息。

半边街北的武圣祠过去有一棵二三百年的黄葛树浓荫蔽天。今天,祠不存,黄葛树也因建楼房被损伤树根而消失,只留下一个武圣祠的地名让人追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住在武圣祠的一户居民种的昙花在傍晚开放,这在当时,可是一件难得的稀奇事。于是,昙花的主人特意把昙花摆在了街沿上,专门从家中牵出一盏一百瓦的电灯将其照亮,得意地向街邻们展示他的宝贝。

不过武圣祠最值得一提的是“李培德菜刀”的创始人李培德。1933年,12岁的李培德进城当学徒,学打菜刀,19岁开铁匠铺。其刀钢火好,“前切后宰一刀挑”,名扬巴蜀。据说“李培德菜刀”还到成都、重庆参加比赛,两次均夺得第一。



上世纪80年代的水井冲

向乐军 摄

河北柏人城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结束 发现大量汉代遗存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 巩志宏)近日,为期4个多月的柏人城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工作结束。考古人员共发现六层堆积,厚度为2.7米至3米。发掘区内遗存所处的年代以两汉时期为主,发现夯土、灰坑、房址、水井、墓葬等各类遗迹240多个,出土各类遗物残片逾3万件,为研究柏人城遗址历史兴衰提供了新线索。

柏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是我国保存较好的古代大城池之一。在战国时期,柏人城在赵国是仅次于邯郸赵王城的第二大城市。2016年和2018年,文物部门曾对柏人城遗址进行过两次发掘。今年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人民大学、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邢台市文物保护和研究中心及隆尧县文物保管所组成的考古队对柏人城遗址进行第三次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位置在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双碑乡亦城村东南部,与2018年的发掘区相连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发掘项目负责人吕学明教授说:“此次发现的文化层的年代跨度大体从西汉到东汉,也发现了少量战国和唐代的遗物,为更深入、完善地了解柏人城遗址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了实证。”

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夯土,其总体形制呈“中”字形,主体部分为12×12米的正方形,夯土厚达1.6米。吕学明说,这是此次发掘区内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单体建筑,这么大规模的夯土在柏人城遗址为首次发现。



快乐一点 无限乐山

下载无限乐山APP 掌握乐山最权威资讯

半边街古渡

半边街有古渡,在唐代名东津,后又名保平渡,晚清以后称半边街渡,是岷江最著名的一处渡口。南方丝绸之路岷江道陆路从古城南下分东西两线,东线就是从半边街渡过江的。渡口下游为岷江险滩九龙潭,传说是隋眉山郡(嘉州)太守赵昱斩蛟的地方。晚唐南诏军队经沐源川道攻取犍为打到嘉州占据凌云山后,从此渡夜渡,偷袭古城告捷。古渡下方就是半边街码头,当年建成缆车,主要为乐山城搬运居民生活用煤。

清乾隆年间开通凌云渡以前,从城内去游东岩、凌云山均走此渡。康熙十一年(1672年)王渔洋登凌云山,就过此渡前往凌云山。他后来记载说:“草深石滑,登顿甚苦。上下山谷间,草露沾衣,泥中虎迹交错于路,又四五里始及山门。”游完凌云山后回城,却是从大佛脚下过渡,方知从古城其实可直渡大佛脚下,用不着从半边街渡过去翻山越岭。事后他只得自嘲说:“由东山徒步崎岖数里始达,可笑也。”其后,直到凌云渡开通前,半边街渡一直是游凌云山必经之渡,就是凌云渡开通后,半边街渡也没有消失,仍然是城外市民游凌云山尤过江的首选。

1971年,岷江上开始建第一座大桥——乐山岷江大桥。桥是钢筋混凝土拱桥,从半边街渡到河东龙泓口,全长达500多米。既为“第一”,当然备受乐山人广泛关注,乐山党政机关和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不计报酬,义务为大桥修建出力。岷江大桥于1973年1月31日建成,半边街渡也结束了它的悠久历史。

乐山城里的半边街,俗称德全街,因有德全庙而得名。德全庙早先供奉刘、关、张三结义兄弟,民国六年大水后,只供奉武圣人关公,便改称武圣祠。德全街俗称半边街,大概因为乾隆“丙午大水”冲毁临江半边而形成以后的“半边”街道,并不是因街临岷江一面无民居之故。临江河堤称“刘公堤”,则是因县太爷刘用宾修半边街堡坎筑堤而得名,事载民国《乐山县志》“刘公堤在嘉乐门外,沿江西岸,道光庚子(1840年)邑宰刘用宾筑。”上世纪70年代,笔者亲见半边街西面坡上还有两座明代石榨残墓直面大街,可见明代的半边街还是荒郊野外“北门外长街”的一段。



刘公馆残墙

唐长寿 2013年 摄

长篇小说《斑鸠落地》连载①9

井有动静了

■ 龚静染



第二天,银锭铤就送到了井口,工匠们用粗粗的篾绳牢牢地拴住,然后慢慢地把它放到井底。接下来就是看银锭铤展现神功的时候了。

工匠们把篾绳绞起来,绞到几十米高的地方,然后一放,只听见轱辘呼呼风声,井底闷闷的一声巨响,银锭铤重重地砸到了坚硬的岩石上!几个工匠明显感到手心一麻,牙帮也震得一咬,生生作痛,没有人想到那腋下挫力反传到了地面后有如此大的威力。

如此往复,不一会,工匠便发现绳子变长了,天黑时用“泥孩儿”一量,居然长了三尺,这不是九指说的日进三尺吗?这银锭铤简直就是在摧枯拉朽。

工匠们群情激昂,他们觉得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动静的井,终于又向下凿了。这个消息也传到了怀荣三的耳朵里,他心里不由得松了口气,他没有想到这个九指果然有招数,一把银锭铤就让井况大变样。

又过了几天,井深下了将近一丈,一月下来,井足足下了十多丈!

所有的人都亢奋了起来,觉得这井真的是很快就要凿穿了,怀家大院里传递出了一种节日的喜悦。

这天,九指得了怀荣三的赏,又去了“红幌子”,他满面春风,得意洋洋。

“九哥,稀客哟,今天是遇到喜事了吧?”

凤香穿了件湖色浅皱的薄纱,眉毛描得弯弯的,两腮擦得粉粉的,口红涂得润润的,风韵十足。

“我说过,银锭铤打出来才会来见你。这不是来了吗?”

“哎呀,都是两个月前的事了。”凤香柔声道。

“但我可没忘。”

这时,凤香正好转到他那一桌来,九指一把就把她拉来坐下,迅速从口袋摸出个东西来,塞进她的手里。凤香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两只金灿灿的耳环。

“你戴上好看!”

凤香想推辞,把耳环还给九指,但被九指挡了回去。

凤香马上去打了一碗酒,很快又回到了九指身旁。有些娇嗔地说道:“九哥,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可不敢收呢。”

“唉,只有你才配。”

此时的凤香心头像吃了刚打过霜的柿子,甜到了心尖尖上。不一会,凤香又去切了盘炸肉和盐蛋,抓了把花生,让九指在内屋里慢慢嚼着。这天,“红幌子”的生意不错,客人坐了好几桌。凤香就去柜台里招呼忙碌着,两个大金耳环晃来晃去。

等忙了一阵,凤香才停歇了下来,她又跑到九指那里坐上,跟他喝酒。

“凤香,山上的井已经快凿穿了!你想想看,每月有两天的卤水归我,这口井可不是一般的井,那是口黑卤大井,一天少说也有七八百担,一担值银三钱……”

“哎哟,怕到时你挣的钱,算盘珠子都拨不过来了……”

“反正得找个人来管理,买地、开井、放债,钱还要生钱!”九指直勾勾地盯着凤香。

“咱们桥镇上年轻的妹子多的是,到时我给你当媒人,给你说一门好

亲。”

“我才不稀罕。”

“你到底稀罕哪个嘛?”

九指一把抓住凤香的手,凤香一后缩,但却被他的手指牢牢地抓住了,动弹不得。凤香连忙往四周一看,幸好没有人注意,但脸色早已惊出了两朵红云。

过了三月,盐井居然下了五十丈,井已经到了接近三百丈的地方。

工匠们发现,从吸上来的岩浆来看,眼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是红土色,后是瓦灰色,然后是黄酱色,再是麻棕色,现在已经变成了黑煤色,这就意味着已经凿到煤层上了。所有工匠们都知道,坚硬无比的绵岩已经凿穿,但就在人们的心情都迫切见功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

一日大早,换班的工匠刚一上工,银锭铤重重地落下去,通的一声,就没有拉上来,工匠们着了急,忙叫九指来看。九指因为昨夜酒喝得不少,此时还在被窝里睡觉,被敲门的人一叫醒,心中甚是不快,揉着浮肿的眼圈想把来人一阵乱骂。但一听井里出了状况,九指当头一颤,来不及穿齐衣服就往井上赶。但他一到井上一看,心里稳住了,他马上叫人把篾绳全部卷上来一看,原来是篾绳断了。断篾绳是井里常遇到的情况,但来得突然,咕咚一声,把人吓得脸青白黑。

遇到这种事情,都是采用一种叫偏肩的工具把大锤打捞上来。九指马上吩咐道:“把木箱抬来!”

(未完待续)

保持社交距离 科学佩戴口罩